

### 不要在深夜里痛哭



人性的弱点之一，是会放大自己的长处和悲苦。

所以不要在深夜痛哭，而是想办法睡觉，打坐、喝酒或者直接吃药，反正要想办法睡着，因为第二天还有事情要完成，没有人可以分担。

年轻的时候觉得深夜痛哭不算矫情，现在的感觉还是太过文艺。

还是经的事太少，所以疼惜自己。

有一次，我在医院排队等拍片子，很久很久排不上。我旁边坐着一个面色苍白的中年男人，跟我等了一样久，我小声问他陪的人，答是膀胱癌。在医院就是等待这一件事，足以摧毁人的所谓钢铁意志，所有的人无论男女老少也无论得了多重的病，都必须无尽地等待。

还有一次是在手术室外面等待，看见推进去的病人一个接一个无眠无休，不知道里面的医生是怎么换班的，只觉得一条流水线没有片刻的停歇。

终于等到病人出来，各自的陪人各自忙碌。但是那条无声的流水线就像永动器一样无头无尾。

下班的时间已过，我还在医院的收费窗口排队等待。收费小哥非常年轻，感觉他在斗室里坐了一整天已经扛不住了，在椅子上扭来扭去，面色泛红直冒虚汗，可是态度很好还是轻声细语。

谁不知道熬夜有损健康，可是有太多的工作岗位本身就是通宵达旦的。尤其是记者，任何事件的新闻性都来自赶稿，所以熬夜是常态，如果再碰上洪水、地震等重大事件发生，有谁会提睡觉的事。

人生必须经历的考验是：担过责。求过人。被深深地辜负过。还有就是经历过漫长到看不见希望的等待。所以不要在深夜里痛哭，人生就是一个扛事的过程。

永井荷风说，“昨日之深渊，今日之浅淡。”每个人都是这样过来的，不哭不闹，不谈人生。

弹词《玉蜻蜓》脍炙人口，早在清乾隆年间就风行民间。如今五十岁以上的人，即使不听苏州评弹，不知道《玉蜻蜓》，至少也听说过“庵堂认母”四个字。《玉蜻蜓》的故事情节曲折离奇，委婉动人，富有人情味，你不由得认为它跟其他话本小说一样，是虚构出来的。其实它描述的是真人真事，人物，情节及地点都有根有据。

故事开头是苏州首富金贵升与妻子金大娘娘发生口角，负气出走，信步走到虎丘山背后，在山塘街席场弄的法华庵，邂逅年轻美貌的尼姑三师太。两人“一见倾心，开了并蒂花”(评弹唱词)。金贵升在庵里滞留数月，沉湎于爱情之中。后来三师太腹中有孕，不料金贵升却一病不起。临终前留下玉蜻蜓一枚及贴身汗衫，并在汗衫上题诗一首，作为证物，拜托庵里老佛婆在三师太分娩后把婴儿送到金家。金贵升死讯对外不能声张，只得将其尸体置于荷花缸里，在庵堂后院埋了。三师太分娩当天午夜，老佛婆遵照金贵升嘱托，怀抱婴儿乘着夜色出门。她走到山塘，却在桐桥堍遇到看戏回家的豆腐店老板朱小溪，而偏偏此时婴儿开始啼哭。老佛婆慌忙之中在桥旁丢下婴儿。婴儿被朱小溪捡走，从此改变了婴儿的命运，直到十六年后中考解元，庵堂认母，才得回归金家。

那么，历史上真实情况如何呢？故事发生在明朝，情节一如弹词里叙述的那样，只是金贵升与尼姑三师太志贞的儿子元宰考取解元，认祖归宗后，

但得中状元，当上宰相，还是万历皇帝的蒙师，传为佳话。另外，金贵升本姓申，那状元名申时行。评弹前辈周玉泉的话本《玉蜻蜓》提到，1963年苏州木渎香雪大队在平整土地时，发掘出三师太的墓穴，棺材里头就有一枚玉蜻蜓。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北京国际关系学院语音学教授申葆青，正主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星期日英语》节目。她在一篇文章里提到，她祖上有个“风流尼姑”，即《玉蜻蜓》里的三师太。

至于弹词脚本，民间说书艺人在传唱《玉蜻蜓》过程中，势必进行一定的艺术加工，使之充满悬念，故事更加丰满，但人物地点等俱存其真。那么，故事主人公明明姓申，弹词里怎么让申贵升改姓金呢？根据评弹前辈周月泉的话本开头所说，民国初年南京有个警察厅长申春江是申家后人。一天进书场听书，当时正好在说“云房产子”那回书，得知自己祖上宰相是尼姑的私生子，觉得说书艺人在传播他祖先的绯闻，丢了脸面，勒令禁止演唱《玉蜻蜓》。评弹艺人只得把申贵升改姓金，继续传唱不衰至今日。

近代书坛最早传唱全本《玉蜻蜓》的，当推苏州评弹前辈周玉泉，他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即以弹唱《玉蜻蜓》地名。后来评弹一代宗师“蒋调”创始人蒋月泉拜周玉泉为师，也以传唱《玉蜻蜓》蜚声书坛。1996年蒋月泉带领弟子秦建国等人专程到苏州，寻访《玉蜻蜓》故事遗迹，此举由苏州电视台跟踪录像，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他们来到虎丘山虎丘塔背后，找到山塘街，跟当地年长居民一聊，才知道那里原先的河已经填平，上面盖了民房，桐桥也不复存在，更无论席场弄和法华庵了。有个长者给他们指点哪里原先是桐桥堍，哪里是朱小溪的豆腐店，当年庵堂老佛婆把婴儿随手放在哪个位置，等等。蒋月泉说，其实当初老佛婆根本不必在惊慌之中把婴儿弃在桥旁，结果被豆腐店老板朱小溪抱走。再后来豆腐店毁于火灾，朱小溪发疯，他妹妹朱三姐把婴儿以一百两纹

2月14日情人节，也是北京去年入冬以来第七场大雪天气，在这个典型“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的早春二月，清晨是大朵的雪花飘舞，不久又变成细雨霏霏，转眼又降成雨雪混夹了，到下午四点钟竟还露出太阳微弱的笑脸。电视台还报道半夜最低气温为零下九摄氏度呢！但就在这雨雪天里，我仔细观察了中国体育报大楼高大杨树下一排排顽强生长着的迎春花，她们枝条变柔软些了，大米粒般大小在枝条上成对的红色花芽竟然开始变大，呈八字形开始往外膨胀了，前些日子还紧贴长枝缩小为小米粒而自保过冬呢。她应该感知立春后天变化着的春的气息，过去文人墨客都说高大的柳树、玉兰

### 金灿灿的迎春花

万伯翱

和不显眼的小草先报春，难道我眼前这一排排迎春花的枝条不是报春的信息吗？

宋诗中有一首描绘迎春花：

覆阑纤弱绿条长，带雪冲寒折嫩黄。迎春非自足，百花千卉共芬芳。

看来迎春花，别看花小色单，枝株长不成大树，没有明显的主干，她只是属多年生木犀科落叶灌木植物，但这位宋朝诗人却如此盛赞她：迎风雪中迎来春色满人间；她不是满足自己有多少花容月貌，而是为了迎候百花姹紫嫣红开遍大地时她在丛中笑呢！有文章称她和梅、山菊花并称“雪中三友”，



春雨树阴 (中国画) 沈舜安

银卖给微服出访的苏州知府徐上徽，婴儿取名徐元宰，致使婴儿命运一波三折，要等十六年后中考解元，详明诗句，庵堂认母，才得认祖归宗。不过，说到这里蒋月泉话锋一转，风趣地说，如果老佛婆直接把婴儿送到金家的话，那咱们评弹艺人就没有书可说了。

由此可见，人生无常，尘网牵缠，世缘环环相扣，不可思议。当年多亏金大娘娘跟金贵升拌嘴，致使金贵升离家出走，多亏金贵升信步踏入法华庵，与尼姑三师太一见钟情，也多亏老佛婆惊慌失措把婴儿弃在桐桥堍，被朱小溪捡走，才成就了《玉蜻蜓》那样凄婉曲折的故事，不但被评弹艺人传唱，还被越剧京剧等地方剧种吸收改编。不夸张地说，就是这样一段风流韵事，大大地丰富了各种地方戏曲，赢得几代人赞赏叹息，这是金大娘娘和金贵升做梦也想不到的吧。



来敌，城郭一般都是四方形的，防的含义有了拓展，城市的防卫，又称为“城防”。对敌人的抵抗，又称为“防御”。预先做好防御的准备，就叫做“预防”。四面高墙，城门紧闭，应该是“固若金汤”吧！但是，守城的人，斗志垮了，人心散了，城池也就难免被攻破！难怪人们经常感叹：“防不胜防”啊！

### 防

周伟民

防，最早的古义，是防水的堤坝，左边是个“阜”字，原义为土坡，右边一个“方”字，不仅取音，还缘于土坝多为方形，比较稳定，扎实之故。后来，古人为了抵御敌人的侵犯，保卫自己的生命财产，用土垒成城墙，为了抵御东南西北方

有的把水仙也并入称为“四友”，但并未见过野生水仙还能经风雪，在下只见过不少国画家画过山下石旁的水仙花而已。

一周后迎春花暗红色的鳞片就晕成淡红泛绿色，花芽明显开始萌动了，此时依仗植物顶端生长的优势，叶芽冲破鳞片束缚，冒出两片嫩叶为迎春第一尖兵。到二月底三月初，她吸取天地精华，金黄的蓓蕾形成了花瓣，伸展出眉眼和腰身，绿叶伴随着花前花后冒出，金黄的花瓣为四瓣、五瓣、六瓣居多，大片金花迎风招展，迎着寒风和春光笑迎大好春天了。三月中旬开始进入盛花期，此时她已是翠条千百万花万朵，点点闪闪金光中春光无限明媚，花期竟然也有四五十天呢！别看她长不成树，也成不了林，她的寿命可到八九十年甚至百岁以上呢。冀、鲁、豫、甘、陕、川、滇及世界屋脊西藏等地都开遍迎春花。

谁能指出春风下金线般的千万柳条和迎春花谁占先呢？我难分伯仲。

迎春花在生长环境良

好的中州鹤壁被首先命名为市花，在阳光和沃土中那里每一丛可达好几平方米，百亩千亩的种植园中，放眼盛花期已成为满眼黄金甲的汪洋大海了。

她不仅仅是百花园中的佼佼者，也是李时珍“本草纲目”中治疗人类清热解毒和活血止

血的良药。山东烟台乳山人氏著名老作家冯德英，他的成名作是《苦菜花》，大获成功后，在周总理亲切鼓励下，为迎接新中国成立十年又奋笔疾书完成了大作《迎春花》。迎春花芳名雅称“黄素馨”，在故里胶东人俗称她为“金腰带”，迎春花因此远播九州。当然作家是借家乡山区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和让作者长



烟雨山前

青山入座

缪贞谊 篆刻



位解放战争的老战士重新点燃了创作激情，打开了尘封的稿件和素材，再次深入山区的生活，前后经过十年的艰苦创作，终于完成了心血之作迎来了傲霜迎雪的《山菊花》。冯德英这三水文学创作，中外出版发行近千万册。迎春花让我感受如斯，做小文以记之。

粉碎“四人帮”后，这位解放战争的老战士重新点燃了创作激情，打开了尘封的稿件和素材，再次深入山区的生活，前后经过十年的艰苦创作，终于完成了心血之作迎来了傲霜迎雪的《山菊花》。冯德英这三水文学创作，中外出版发行近千万册。迎春花让我感受如斯，做小文以记之。

### 虞美人·戏答友人质疑多地建设休闲住宅区

张尧忠

碧溪润地云山莽，野外春潮涨。百千公里建平台，汝言钢柱水泥堆，梦招财。莫嘲浪费良田巨，总有资源贮。竟来温饱再寻求，可探天外去神游，啃星球。



编者按：春日时节，如果无法去到远方，是否可以欣赏身边或者近处的春色呢。每个人都有心中属于自己的“春”。

昨晚住进这间“云栢”民宿，没期然遇见春天庞大的百鸟鸣唱。开始是几声零星的鸟鸣，叽叽喳喳，叽叽咕咕的，有如微风拂过房顶，间或几枚树叶飘落在瓦片上的声音，又如竹林里笋壳剥落坠地的细小的摩挲声。

这样的早晨，仿佛一切都若清新的嫩叶在舒，在卷，也若小溪在滴答，在叮咚，或若泥土在一呼，一吸，一切顺理成章，一切都慢，是炊烟腾起的那种慢。

我知道，这绝不是城里，因为城里太密实了，风吹不进，雨泼不进，气跑不畅，每个房间都有严严实实的窗帘罩着，每条街道都有高高的楼房挡着，每条大道都有唧唧的汽车声塞着，即便偶尔在行道树上能听到几声散乱惊慌的鸟叫，也不真切，晃悠悠的。只有在乡村，在这样纯净的清晨，才能听到如此纯粹、透明的鸟鸣声。

继而鸟鸣声略有杂乱，间或有主人家饲养的小金毛的呜呜声，还有几声粗喉大嗓的鸡鸣打鸣。这些似乎都无法挤走和谐的鸟鸣声，它们只是在大合唱中添进了小过门儿，一滑而过。

我披衣下床，靠近窗前，有微风吹，有树叶吹落到木楼梯上。楼梯通向楼上会客室，会客室摆有一个简单的布沙发和一张木根大茶具。阁楼上开有一扇窗，不大，人去的少，家燕倒是经常光顾，飞进飞出的，搭窝，喂崽。这是一处纯民房改建的民宿，保持了原汁原味的民房风味。昨夜，与几位文友在阁楼上喝大叶子茶，浓，香，醇。四周静极，说话声从篋壁缝中漏出，落到屋后树叶上，风吹树叶飘，叶落青瓦响。唉，如此安静的日子太少了，大家都觉怅然。

推开阁楼小窗，探身望出去，这是一条撮箕形的小山沟，民居在山腰，鸟鸣声从房前屋后四围而合过来，我仿佛处于大海的漩涡之中，鸟鸣声一波一波地来，又一叠一叠地去，再一波一波地涌，满山满坡都是，东边过去，西边又来，我已把持不住自己了。

我从楼梯上下来，正房左边一内小天井，有印花布帘窗垂落地上，没拉严，春光无孔不入，鸟鸣无孔不入，从天井四周玻璃外圈的一圈栅栏上钻进来，从栅栏上的藤蔓植物间钻进来，与花草纠缠在一起。

突然，鸟鸣声再次激越，似一粒粒豆子，在铁锅中用柴火爆炒，哗哗剥剥响个不停。但凡在乡村待过，都能从这些繁杂的鸟鸣声中，准确地听出哪些是画眉儿在叫，哪些是麻雀在叫，哪些是斑鸠在叫，哪些是绿豆雀儿在叫。麻雀儿叫声细碎，黄豆子雀儿尖锐，画眉儿啾啾，斑鸠叫声咕咕，与鸽子叫声类似。那么多的鸟叫声一齐混响，就如一台大型舞会的混合音响一般，在田野的大舞台上浩大无边地演出，我相信这世上应该还没任何一部交响乐会有如此大的声势和魅力，会有如此完美的演奏与激荡，会有如此的震撼人心。

乡村醒得早，醒得快。拨木门门的声音，水桶的响声，咳嗽的声音，狗叫的声音，还有摩托车发动的声音，赤脚踏上青石板的声音等等，这些声音在沟里很响，渐渐响过那刚歇下来的鸟鸣。其实鸟鸣声还在，只是被这些嘈杂的声音压下来，就如大海退潮后，只留一望无际的沙滩，还有沙滩上到处放置的巨大阳光。

复归宁静和安详后的村庄，并未影响春天的春意盎然。

若将二十四史翻得仔细些，那类故事还能寻得许多，明请看本栏。

### 十日谈

赏春记

责编：殷健灵